

樱花盛开 思念成海

■李月

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，窗外的樱花树缀满粉白的花朵，微风拂过，花瓣轻轻飘落，空气中飘来淡淡的花香。看着这熟悉的景象，我脑海中又一次浮现母亲的音容笑貌。生前，她总是喜欢在花开的时候，站在树下仰头欣赏，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。

时光荏苒，母亲离开我已整整五年了。这五年里，我很少主动提起她，仿佛在刻意回避，生怕触碰那未曾愈合的伤口。然而，思念却如这花瓣，无声地飘落，从未停歇，也从未淡去。那些与母亲相处的点滴，像樱花的香气，若有若无，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永远忘不了五年前那个夏天，我刚生下二宝，从产房被推出来时，母亲焦急而又开心地等候在产房外，她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外孙，眼里满是慈爱，亲了又亲，看了又看，仿佛怎么也看不够。那时的我，满心欢喜地计划着满月后带着小宝回娘家，好好享受与母亲相处的温馨时光。

那段时间，母亲的身体其实已经亮起了红灯。她总说心口跳得厉害，我们劝她来十堰治疗，可她觉得我临产在即，不愿给我们添麻烦，执意留在郧西治疗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，恰逢她的生日来了，在我们姊妹的再三劝说下，她终于答应过完生日就来十堰治疗。

生日那天晚上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热热闹闹，母亲格外高兴。看着她精神不错，我们都松

了一口气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危险正在悄然逼近。那晚的欢声笑语，成了母亲留给我们最后的温暖记忆。

过完生日的第二天，母亲早早醒来，准备去太和医院做检查。然而，就在哥哥收拾好车，准备出发时，母亲突然倒下，没有了意识，哥哥忙上前将她搂在怀里大声呼喊。很快，医院的急诊医生也赶过来，抢救了40分钟，任凭哥哥跪求，医生奋力施救，母亲还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妈妈得的是心梗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。

哥哥后来告诉我，他眼睁睁看着母亲在他怀里渐渐失去意识，却无能为力。即便呼吸已经停止，母亲的眼角却依然湿润，仿佛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，对子女亲人的深深不舍。

按照老家的风俗，月子里的我不能回家奔丧。可如果不去见母亲最后一面，我会悔恨一辈子！赶回郧西老家的路上，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仿佛老天也在为母亲的突然离去而伤心落泪。

五年过去了，母亲的突然离世，依然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，无法释怀。丈夫是一名医生，我曾是医疗战线的记者，我们帮助过许多人寻医问药，却忽略了母亲的身体健康。这份遗憾与自责，像一根尖锐的刺，深深扎在我的心底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想起她总是无条件地包容我的任性，想起她常说我“小女儿刀子嘴豆腐心”，想起她苦口婆心地劝我生二宝……直到现在，

我仍无法接受我是一个没妈的孩子。

二宝就有多大，母亲离开有多久。如今，二宝五岁了，会奶声奶气地叫外婆了。他曾仰着小脸天真地问我：“妈妈，你的妈妈去哪儿了？”我的心像针扎一般地疼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母亲，您要是还在该多好啊！您一定会把小宝宠上天，就像当年宠我一样，给他讲故事，陪他做游戏，为他煮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。

可如今，我只能指着照片告诉幼子，这就是外婆，她是一个温暖又坚强的人，她永远最爱我们。

又一个清明节到了，母亲，您在天堂可好？那里的春天是否也有樱花盛开，是否也有温暖的阳光洒在肩头？母亲，女儿想您了，想得心里发疼，您是否也在某个角落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像从前一样，用无声的爱守护着这个家？



7

武当风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：王勇
2025年3月24日 星期一
王云英

怀念“书虫”三爹

■周宗华

乙巳清明到来，忽有夜梦。梦中，推开斑驳的木门，二十年前的晨光仿佛还缠绕在褪色的门框上。那时，我总爱踩着青石阶跑向汉江边的破庙，三爹的竹帘后总飘着油墨与檀香交织的气息。那方寸间的木箱，承载着我关于书香的最新鲜的童年记忆。

三爹的家在郧阳区五峰乡大石沟村的一处鹰嘴崖上，三间漏雨的瓦房偎依着峭壁，廊檐下悬着锈蚀的铜铃。晨曦穿过雕花窗棂，在泥地上晕开朦胧的光斑。但只要掀开褪色的布帘，昏黄的光线就会在红漆斑驳的木箱上流淌，三爹珍藏的那些线装书，如古琴的雁柱，在尘埃中排列出整齐的韵律。我常常趴在箱沿，看阳光给《诗经》投下细密的影子，恍惚间觉得那些墨字都在轻轻吟唱。

饥饿的年代，三爹家破旧的房子是孩子们眼中的秘境。记得某个秋收后的晌午，我们像迁徙的麻雀群撞开门。三婶忙着用陶罐给我们盛红薯糖水，氤氲的热气里，三爹端坐在藤编的躺椅上，瘦骨嶙峋的手指压着本《聊斋志异》。阳光在他凹陷的眼窝里打着旋，书页翻动时沙沙作响。“喝了这糖水，就当是吃了书虫子做的蜜饯。”三婶笑着把搪瓷碗推给我们，三爹的眼眸始终没有离开过泛黄的书页。

丹江口水库蓄水那年，当推土机碾过祖辈的坟莹时，三爹却固执地把木箱捆于牛脊。新家的土坡上，他用竹竿支起简易书架，那些线装书在风中微微摇晃，宛如永不倒下的旗帜。每天收工后，他总爱裹着洗褪色的布衫，靠在歪脖子柿树下读《水浒传》。月光漫过他佝偻的脊背时，我常见他对着“林冲风雪山神庙”的段落摇头叹息，烟袋锅敲击青石的节奏，恰似书中战鼓的余韵。

真正让我窥见三爹的精神世界，是在一个蝉鸣骤歇的午后。那时，我刚放假归来，看见他蹲在麦田埂上，用指甲摩挲着《三国演义》的章回目录。“你看这‘草船借箭’，诸葛亮要是生在今天……”他突然抬头，眼里的光芒让我想起那些在阳光下闪耀的书脊。

那天，我们叔侄并肩坐在小路边的梧桐树下，他从怀里掏出包着蓝布的《鲁迅全集》，泛黄的扉页上还留着批注的墨迹。晚风送来稻花香时，我听见他说：“书里藏着活人，比庙堂上的泥菩萨更值得敬重。”

1997年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。当浑浊的江水漫过石阶时，三爹的身影在雨幕中忽隐忽现。他踉跄着扑向码头，蓑衣被狂风卷成一面鼓动的帆。最后一瞥，他怀里的书紧贴着胸口，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，在浪花里打着旋儿，像一封寄往天国的信笺。后来我们在淤泥里打捞出那箱浸水的书籍，泛黄的纸页上蜿蜒着褐色的纹路，宛如岁月留下的批注。

如今，每次回故乡祭祖，我总要在三爹的墓前驻足。野菊丛中，我常常幻觉又看见那个佝偻的背影——或是倚着老槐树读《红楼梦》，或是就着月光抄写《离骚》。那年整理遗物时，我在他枕下发现半卷《古文观止》，残破的封皮上仿佛还残留着体温。那些被江水浸润的墨迹，终在时光里沉淀成永恒的琥珀。

昨夜又梦见清澈见底的汉江涨潮，波涛声中传来遥远的读书声。三爹的竹杖点在青石板上，敲打出《正气歌》的韵律。江风裹挟着书页的清香，把那些沉睡的文字吹醒，在星河里化作万千萤火。这或许就是读书人的永恒——当肉身化作尘土，精神却在字句间获得永生。

指纹 在血管里生根 ——祭先父

■黄天申

黄纸在火舌里蜷曲
岁月的坎坷终被烫平

酒杯是座倒悬的钟
高粱在喉咙结出年轮
我们总在饭粒凉透前
数清你眼角的犁沟

老宅塌陷成指纹
灶台余温孵化出六只候鸟
空酒瓶盛满北风时
你突然把名字折成纸船
载着所有未拆封的清晨
驶向积雨的黄昏

墓碑长出青苔那天
我把自己埋进烟圈
让那些未及举杯的时辰
沿着杯壁
在瞳孔里重新结晶

而你的皱纹正在我掌心舒展
指纹在血管里生根

